

黄煌

Huang huang

经方沙龙

第三期



黄煌
主编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黄煌

Huang huang

经方沙龙
煌



第三期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煌经方沙龙. 第三期/黄煌主编.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 - 7 - 80231 - 874 - 8

I. ①黄… II. ①黄… III. ①经方 - 文集 IV. ①R289. 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6018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89 千字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80231 - 874 - 8

定价 38.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 64065415 010 84042153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黄煌经方沙龙·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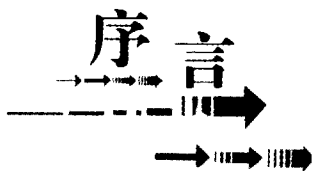
编委会

主 编 黄 煌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胜	王 彪	王晓军	毛科明
邓黔疆	古求知	伍玉玺	刘西强
刘婷婷	李小荣	杨大华	杨奇云
肖 鹏	何运强	沈凌波	张亮亮
张薛光	陈广东	罗凌波	周 捷
赵永前	姜宗瑞	袁建国	顾志君
顾维明	黄 天	黄 波	眭冬蕾
崔德强	梁 健	曾 强	温小文
薛蓓云			

序言



借助互联网的力量，这几年经方的传播十分迅速。2008年以来，经方沙龙的点击率持续上升，最近已经突破45万人次。作为一个专业面相当狭窄的中医网站，能有如此人气，实在是让我感到欣慰。

经方沙龙之所以如此兴旺，缘于有一大批经方爱好者的积极参与和精心呵护。经方沙龙每天都有许多网友在线，其中绝大多数是临床医生，而且是基层中医。他们热爱自己的专业，执着地使用经方治病救人，因为支持他们孜孜以求的激情和动力，不是来自金钱和荣誉的诱惑，而是在经方治愈大病难病后的那种愉悦感，那种只有属于医生的职业快感。他们不保守，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临床经验和用药心得，因为他们知道经方医学是经验的，经验是需要交流的；他们求实，敢于较真，因为他们认识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研究经方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我敬佩他们，因为他们，经方沙龙才精彩，才有人气！

经方，本来是大众在生活实践中发明的经验结晶，经方属于大众。在经方不被主流中医界重视的当下，让经方走向基层，回归民间，藏方于民，还方于民，是经方发展的重要途径。在这一进程中，不仅要发挥广大基层中医的积极性，还要充分地利用网络媒体的作用。我相信，有广大基层中医的参

与，经方沙龙一定会更红火。

在弟子张薛光、刘西强、眭冬蕾等人的努力下，经方沙龙第三辑问世了。本书收录了2008年以来的网上精品帖。谈方论药，议事评人，有医案，有医话，大多是言从胸臆，有情更有理，有理更有据。如果没有细致的临床观察，没有长期的经验积累，没有反复的思索，没有对经方乃至中医学的热爱，是不可能面对电脑屏幕轻快地敲出这些文字的！那是网友的心语——真实，流畅，亲切感人。

经方，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我坚信：经方不朽，大道永恒！

黄煌

2009年12月17日

于经方沙龙五周年之际

· 目 录 ·

Contents

主题之一 ● 我的经方医学

- 4 我的大学(选)
- 4 (一)我的老师叶秉仁先生
- 7 (二)医院的老中医们
- 11 (三)在编写组的那些日子
- 16 经方医学的源流与现状分析
- 24 视神经母细胞瘤与桂苓甘露饮
- 26 大柴胡汤合桂枝茯苓丸
- 28 春天常用的除烦汤
- 31 尿失禁——四逆散、猪苓汤
- 35 黄连上清丸
- 37 一位痴呆老人服用的有效经方
- 41 经方能给她带来希望
- 45 黄老师经典语录
- 47 黄煌经方医学言论
- 62 经方沙龙4周年贺辞

主题之二 ● 经方实验录

- 70 防风通圣丸治疗过敏性鼻炎
- 71 小柴胡汤加味治疗严重类风湿性关节炎
- 74 大柴胡汤合桂枝茯苓丸治疗颈椎病
- 76 射干麻黄汤不逊于进口抗生素

- 78 三拗汤合半夏厚朴汤加味治疗小儿肺炎
- 82 大柴胡汤合黄连解毒汤治疗脑出血合并脑梗塞
- 84 麻黄附子细辛汤合桃核承气汤治疗急性腰扭伤
- 86 范文甫家方治咽痛
- 88 猪苓汤合四逆散加味治疗妊娠淋病性淋证
- 90 当归芍药散治疗子宫下垂案
- 92 桂枝茯苓丸治疗失眠
- 95 八味逐瘀汤验案
- 98 八味除烦汤立愈吞咽困难

主题之三 ● 方药吟味

- 102 四逆散奇效亲验例
- 104 附子中毒一例
- 110 药毒泛谈
- 113 药证新探——桂枝
- 115 药证新探——附子
- 119 药证新探——吴茱萸
- 122 江阴论剑：群英见智录(上)
- 128 江阴论剑：群英见智录(下)
- 134 服用葛根汤，病人不出汗，医生一头汗
- 138 第一次用大青龙汤的困惑
- 140 阳和汤治疗一例不明原因贫血患者的思考

主题之四 ● 思考经方

- 148 对于“症状群”的思考
- 155 两位黄先生与我的 2007
- 176 王叔和、张仲景脉诊观之比较
- 184 五月人间正炎热，一榻清风殿影凉——《黄煌经方沙龙·第一期》读后感

- 192 经方派的出路在哪里
198 我的经方医学修正主义
206 体质的思考
212 对几个经方问题的认识

主题之五 ● 经方的故事

- 222 本人清涕不止治愈记
223 草脚用经方
226 2008,我用经方
237 典型——记我的实习经历
239 盲人摸医话经方
242 我的经方入门之路
246 初用大柴胡汤
248 冬天里的温暖

主题之一

我的经方医学



新年（2008）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我愿经方从古籍中醒过来，从教授的书架上走下来，从学院的课堂上走出来，走向社会，走向大众。我们要藏方于民，还方于民！让经方这个民族的瑰宝，抹去身上的灰尘，擦去玄学的色彩，在为民治病防病的实践中焕发其永不褪色的光芒！

——黄 煌

我的大学（选）

黄 煌

2008-06-13 19:40

我写《我的大学》的目的，是回忆我学术思想演变的过程，描述我立志追求经方的思想轨迹。我爱上经方不容易。我到今天，不是一蹴而就的，走了不少弯路，黑灯瞎火地摸索了不少年头，就是现在，还在探索和实践。这么多年来，有不少前辈指导了我，有不少事情教训了我，有不少好书启迪了我。这些经验，其实比介绍几张方更重要。一个人的成功，不仅仅靠勤奋，还要靠思路正确。方向错了，速度越快，走得越远；方向对了，就是慢一点，总会达到希望的彼岸。我希望年轻的中医们要努力学好中医药应用技术，但更希望后来的中医人会思考，有思想。当代的青年中医，首先应该了解并通晓中医的历史，不懂得中医过去，就不知道中医的去向。其次，也要了解现代医学，要有全球视野。再就是要有科学精神，敢于实践，敢于怀疑，敢于批判，敢于创新。当然，要有仁慈之心，热爱生活，珍爱生命，懂得发现人的美。如果《我的大学》能给年轻的中医们学习中医带来一些启迪，那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一）我的老师叶秉仁先生

黄 煌

2008-06-13 19:40

1973年，回城不久的我被当地政府分配去当中医学徒。我拿着卫生局给的介绍信，跨进了一家当地有名的医院。医院在县城的中心，是座深宅大院，紧贴着石板大街：石库门，青砖厅堂，落地花格长窗，天井，厢房……可能原来有好几进，但仅剩三进，都成了挂号室、诊室、药房、化验室、注射室、供应室等，最里面是一栋别致的两层小洋楼，那是住院部。我在这个医院中度过了六年的时光。

老师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叶秉仁先生。他当时六十多岁，肤白，头发胡子花白，对人特别客气，经常点头微笑，是大家所说的“大好人”。先生与我是同乡，且与我父母是世交，一口县城东乡话，听来十分亲切。所以，与先生交往，我从未有过半点的隔生。

黄煌

经方沙龙·第三期

4



黄煌与叶秉仁先生合影于1987年在江阴市召开的曹颖甫先生学术讨论会上

叶先生的医术很好。据说他早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长期在农村行医，在调到城里之前，是东南乡知名的好医生。他既能打针背药箱，又能开方子，是在临床上打拼过来的。叶先生最善于辨病，常常能在一般的腹痛腹泻病人中发现肝癌、胃癌、肠癌等病。那时医院有个工友，恰好在唐山大地震期间，每天脓血便，按痢疾治疗未效。叶先生一看，说是肠癌，后来果然死于此病。他对疾病的转归非常清楚。他管的病人，绝对不会死在他手里。发现蛛丝马迹，他早就作出处理，或转院，或会诊，或向病人家属说清道明。所以，就是病人死了，家属还是千恩万谢。叶先生还有一手过硬的临床诊疗技术。他不仅能熟练进行胸腹腔穿刺，那些连护士都打不进的小儿头皮静脉针，老人竟然能一针见血！这都是当年在农村卫生院练出来的。后来因为手抖，也就不摸针筒了。

叶先生的医德更是感人。跟他抄方多年，从未看到他与病人红过脸。那年，先生负责创建中医病房。他不仅每天查房，晚饭后还要去病房转一转，和病人聊聊天。冬天查房，他听诊时常常先用手焐热听诊器，然后轻轻放到病人的胸口。有次，病房收住了一位老工人，大便几天不通，用药无效，先生竟然毫不犹豫，戴上手套，亲手为病人掏大便。其情其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跟叶先生学医的第一天，就是坐在他旁边抄方。所谓抄方，就是先生口述配方，我抄录在处方笺上。中药药名虽多，但经常抄，也就慢慢记住了。那个时候，诊室里各种各样的病人都有，很多都是大病重病。这些病人都是我学中医的“教材”。先生看病时，常让我触摸病人的肝脏，那时常常发现肝脏边缘不整的肝癌患者。遇到心脏病人，先生会教我听心

音。然后在纸上画一圆圈，中画一“十”字，给我讲心脏的结构和功能。先生对方剂很熟悉。遇到比较典型的用方，他就会教我他编的方歌。先生编的方歌，一般仅两句，且不拘泥于格律，只要记住顺口就可。至今我还记得逍遥散的方歌：调肝理脾服逍遥，三白（白芍、白术、白茯苓）荷（薄荷）草（甘草）当（归）柴（胡）烧（煨生姜）。开始我用先生的方歌，后来我也学着先生的方法自己编方歌，普通话、方言俚语，全用上了，力求形象诙谐，力求好记。比如小青龙汤方歌：黄（麻黄）白（白芍）干（干姜）细（细辛）小青龙，五（五味子）桂（桂枝）半（半夏）草（甘草）居当中。三仁汤方歌：三人（杏仁、薏仁、薏苡仁）扑（厚朴）通（通草）滑（滑石）下（半夏）来。这样一来，兴趣大增，方剂能记住了，但是先生的方歌倒反而忘掉了，实在惭愧！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全国大搞中草药运动。先生积极响应，研究草药。他常用马兰根、板蓝根治疗感冒，用白槿花、马齿苋、望江南治疗痢疾，用马兜铃、鱼腥草治疗咳嗽吐痰，用白花蛇舌草、虎杖根治疗肝炎，用仙鹤草、墨旱莲治疗出血，用合欢皮、夜交藤治疗失眠，割人藤、猫爪草治疗结核，夏枯草、稀莪草治疗高血压，金钱草、海金沙治疗结石，白花蛇舌草、半枝莲、半边莲、八月扎、蜀羊泉治疗肿瘤，鱼腥草、墓头回治疗带下等。先生说，政府有号召，我们必须响应。他一生谨慎，所以他的家庭成分虽然比较高，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均未遭大难，这和先生的政治反应敏捷有关。说实话，这些草药的效果平平，但先生还是老老实实在临床使用，并不断摸索。后来，他竟然创制了几首草药方，代表者有银蝉玉豆汤：用金银花、蝉蜕、玉米须、赤小豆、连翘、浮萍、白茅根、冬瓜皮、车前草，水煎服，主治急性肾炎。还有治疗乙型脑炎的银翘青板汤，用金银花、连翘、大青叶、板蓝根，他也用来治疗流行性感胃。

叶先生家与我家住得很近，下班后，我俩常常一路走，一路聊。路上先生和我讲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和病人交流。他说当医生不要将话说绝，因为临床情况复杂多变，要多长心眼。他说周总理说过，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做医生，就是要不断学习，学到老，还学不了。他也常夸我聪明，但同时又告诫我不能骄傲。我常常晚饭后就去叶先生家。他会让我看他的笔记本。内容大多是按病种摘抄的临床报道和经验介绍，中医西医均有，分门别类，用钢笔圆珠笔抄写，如蝇头小楷，非常秀美。

叶先生健谈，尤其是他高兴的时候，常常谈他的往事。这些往事，几乎都与医有关。他讲过当年在上海读书时，有位调皮的学生将巴豆塞进糕点“蟹壳黄”中，结果让误食的同学大泻不止，说到此，他常常像孩子般地笑起来，好像回到当年。在说起对他学术思想影响比较大的事情，莫过

于传染病的治疗。上个世纪40年代末，他刚从学校毕业返乡行医，适逢霍乱大流行，踌躇满志的他立即按张锡纯先生介绍的卫生防疫宝丹配制后分发给病员，但收效不理想，后来采用补液才活人很多。后来，又遇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他先用白虎汤、葛根汤等治疗，但效果都不如磺胺类药物，更不如青霉素。这对他的触动很大。后来，叶先生笃志于中西两法治病。最让先生骄傲的，也是他反复提起的，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参与苏州地区乙型脑炎抢救小组工作的经历。当时，他不仅熟练使用酒精擦浴、冬眠灵等物理及药物疗法，同时，他配制了抗病毒退热的验方银翘青板汤，并成功地使用平胃散解决了患儿的胃液滞留，用白虎汤治疗过高热等。因此，叶先生受到了卫生行政部门的表扬，并将他调入县中医院。他常常对我说，学术无国界，治病在疗效。这是先生一生行医经验的总结。先生是极力主张中西医结合的，也是一生进行中西医结合实践的。

我在先生身边学了三年。满师的那天，叶先生笑着说：从今天开始，要叫你小黄医生了！从此，我开始独立行医。我将先生的诊余医话整理成文，以《杂谈偶记》为题发表在当时声名显赫的《中医杂志》上。先生十分开心。后来，我考上南京中医学院研究生，每年回家，总去叶先生家看望他。1988年，先生不幸被撞，股骨颈骨折，从此卧床未起。经常高热，尿路感染，他开始消瘦。记得1991年春节，我回去看他。他思维有点乱了，但还能认识我。他喃喃地说要去深圳，还要干番事业。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当医生！

这就是我的老师，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医生。

（二）医院的老中医们

黄 煌

2008-06-13 19:38

医院的大院里一直飘着各种气味。西边飘出的是艾叶香，时浓时淡，那是针灸骨伤科在用灸疗及温针；东边则常常有稍有呛人但不讨厌的中药味及油烟味，那是皮肤科在熬制药膏。医院二进的厢房里是中药房，周边飘着淡淡的、幽幽的，有点陌生，又似乎熟悉的草药香。只是到了后面的病房楼，才让人感到那是医院，因为经常充斥着浓浓的来苏儿味。

我很快熟悉了这里的气味，也渐渐熟悉了这里的人。

夏武英先生，慈祥的老者。他有肺气肿，常常气喘，也怕冷。冬天，他常常穿着厚厚的棉袄，白大褂紧紧地裹在身上。他好喝茶，满口牙全黑

了。他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情是泡茶。那是品质一般的红茶末，茶很浓，发苦发黑。夏老是城里的老人，一口城中方言，认识的人也很多。我发现找他的病人中，老太特多。他的话，很通俗，就那么几句，什么浊气在上，什么肝胃气，什么寒气在下，什么亏等，那些老太们很虔诚地听着，也似乎很满意这样的解释。夏老的方，少用补药。用得最多的，是理气药、导滞药，如大黄、枳壳、厚朴、芒硝、青皮、陈皮、乌药、莱菔子等。药很灵，往往一两剂药下去，大便通，神清气爽。夏老治疗咳喘也有一手。每年寒流一来，病房里就住进来不少咳喘的病人，恶寒无汗，痰多如水，夏老常常用小青龙汤三剂，咳喘即平。

郁祖祺先生，很富态，气色好，鹤发童颜。他的病人非常多，诊室外常常排成长队。病人大多是农民。他看病时神情傲然，也不要病人多说，其间对病人或呵斥，或劝慰，或解释，也寥寥数语。病人常常在他面前或流泪，或嬉笑，然后千恩万谢地领着药方离开。郁先生不写病历，仅写处方，钢笔字迹很潦草，但药房的药工能认识。用药也很奇特，没有成方，药也不是常用的，如白金丸、甘松、瓦楞子、蒲公英、磁石、刺猬皮等。因为他病人太多，院长让我帮他抄方数月，他很高兴。那次诊余，他告诉我一张方，说治疗顽固性呃逆很灵，我一看，就是王清任《医林改错》的血府逐瘀汤。后来我试用于数例顽固性呃逆，均效。他的抽屉里只有两本书，一是《医林改错》，一是《本草备要》。郁先生一直没有进入中医的主流，人皆视郁先生为野路郎中，但我看来，他对农民的常见病、多发病还是有经验。如治发热，常常先用荆芥、麻黄等发汗，继用柴胡、青蒿等和解，最后一招，是用黄芪、鳖甲等理虚，这大多是发热性疾病的三种类型。他治疗妇科病，多用清热止血药，取其见效快捷。他治疗肾病，多用清热利湿草药，多不用补药，且要病人不忌盐。而且，郁先生的方子很便宜，所以，农民喜欢他。

与郁祖祺先生同一科室的是韩鸣凤先生，一位老读书人，清瘦，高度近视，背驼，成天埋在一旧藤椅里。诊桌上放了不少古籍，如《时病论》、《温病条辨》等。韩先生写处方是极其认真的。拿圆珠笔是三个指头抓的，是毛笔的握法，慢悠悠地。处方笺上要写脉案，文言文，也是老法。韩先生的处方笺用复写纸备份，一张张夹得整整齐齐。他的病人不多。他的话也不多，清闲时只是静静地读书，守着他那属于自己的世界。

孙泽民先生，皮肤科、痔科均擅长。他瘦高个，皮肤白，非常精神。他好像不是本地人，操一口苏北方言。他是老中医中最具有开拓精神的人。他早年曾撰写过有关痔科的专著，发明了枯痔疗法等，创办的肛肠科远近闻名。后来，他又专搞皮肤科，研制了不少外用药，院内的制剂室主